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星四

太原王隱容字少微撰

若夫雞渾起一龍聖開三飛羲畫而踰繩泛
軒文而越契端宸肅宸題尊王宇之中斑屣
熙裾光佐璿達之右洪猷僅於禮樂秀業止
於仁義亦有棲月籠霞之隽乘寵控鯉之英

室懸蠻姿茹丹茵於秘洞休糧蛻影吸青露
於神丘終驚迅節之期徒侈浮歡之會豈若
能仁撫運梵典開宗撰妙輪而曾擊倣寶騎
窮滅滅於幽源大千通智炬之輝盡億奧法
蠡之響繁置施網邁三呪於湯年苦浪堙洪
軼四乘於夏序浸群方而演澤濟悠劫而凝
勲襲其儀者便屈紫皇之敬入其道者乃標
黔首之尊爲愛習之良資作塵勞之依止洎
乎星潯旒照日夢飛光東徙休曆之像西漸
羈賓之化高人響係敷妙說於琅函茂德肩
隨暢真詞於貝牒列辟以之崇奉綿代以之

欽尚故符秦蕭念紝翠輦而同嬉劉漢虔誠
下湘輿而致禮唯有牛圖晚運慧景曖而還
明龍緒衰辰德水凝而復渙我
大唐澄飛日海撲燎霞岷延喜流禎照華獻
吉財成紫宙歲麌改粒之熟大庇蒼黎茵藹
遷裳之業皇帝乘雷震極鑠電離宮驅九
駿以曾馳駕八驥而橫厲希風崛岫啓鶴苑
於神畿仰化連河構峰臺於勝壤敷攝誘之
徽範敦愛敬之洪謨而以控國必俟於忠裝
家寔資於孝爰命僧尼之輦將申跪拜之儀
則裕凝懷詐通規於會府因心在念捨輿領
於英寮雖囂議相攻各言其志而痕襟歷選
遂率於常特懷顧復之恩仍致昇堂之拜悰
上人冲宇淹穆秀器韶雅迥韻道通峻調閑
綽身城浪謠飛寶函以衝天意樹紛披聳珍
翹而拂漢旣洽九儒之要還探二藏之微緇
徒擅其姱節素侶挹其徽望固以偶迹乘杯
侔聲飛錫者矣將恐迷生曲學近識孤聞以

過俗之權爲會眞之實叩 鳳闕而莫遂叫

奏三首 井序

鸞旛而無從爰興護念之心載啓發揮之作

詔

車騎將軍庾冰爲成帝出令沙門致敬

粵自晉氏迄于 聖代凡其議拜事並集而

詔二首

錄之總合三篇分成六卷爲之贊論格以通

書

太尉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

途緝旨含鑄雕文振彩信所以激昂幽致刷

敬事書

八座等荅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

盪冥津者也 隱容業寡才疎名蕪槩淺坐煙

星四

書一首

郊而晦跡泊風戶以棲神徒以早尚花編深

書

崇葉篆欣茲盛事綴而序之秋鱗輕光匪助

奔羲之曜春蛙陋響寧裨大樂之音聊以宣

書一首

情詎云摛藻與我同志幸無誚焉

書一首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書

弘福寺沙門釋彥悰纂錄

書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事

書一首

故事篇第一 上

書

故事者明隋以上沙門致敬等事也自大法
東流六百餘載其中信毀交貿衷挫相傾亟

書

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首

書

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首

故事者明隋以上沙門致敬等事也自大法

書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致

敬王者意書一首并遠荅往反二首

書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致

敬王者意書一首并遠荅往反二首

書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致

王者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等議與充同門下承永旨爲駁充等因爲此奏焉初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爲長

庚冰爲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二首

初詔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無恠況阿跪拜之禮何必尚然

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

而坐邇槃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將有佛耶將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無佛耶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

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以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旦不顯後世猶殆殆之爲弊其故難尋而合當遠慕湛昧依希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

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胷懷耳軌憲宏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吾民也論其材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辯假服飾以陵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體於萬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

星曰

四

將何述焉

二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詔書如右臣等暗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

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讚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
心之清妙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詛有損也祝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

增潤嵩岱區區之祝上裨皇極今一令其拜

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愁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蒙蔽豈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爲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路可無擁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啓

重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其較略乃大人神之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恢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而末聖而宏通哉且五戒之小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敬大矣爲

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人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則亂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採往往備修之修之身修之家可矣修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南行耶

三奏 臣充等言臣等誠雖暗蔽不通遠旨至於軌軌夙夜思修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亂大倫耶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然又爲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者云身不恪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臣等屢屢以爲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

星四

五

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

于時庾冰議寢竟不施敬

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事書一首并序

晉元興中安帝蒙塵於外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欲令道人設拜於已因陳何庾舊事謂理未盡故與八座等書云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相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爲化雖誕以茫浩推乎

視聽之外然以敬爲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於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寢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

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求其裏想復相與研盡之比八日今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議八座等荅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一首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與老孔殊趣禮教正乖人以髮膚爲重而彼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爲孝土木形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世之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万乘勢自應廢弥歷三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示不以涯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敬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以別荅公難孔國張敞

在彼想已面訣所懷道寶諸道人並足酬對
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
謙等惶恐死罪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事書一首
沙門抗禮至尊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
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

星四

七

信君是宜任此理者遲聞德音

王謐荅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謐惶
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
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辯理兼至近者亦粗
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便二旨亦恨不悉以

爲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厯心處真如雅誨
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辯
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爲殊方異俗
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
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
趣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

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尋大法宣流
爲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
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用於陶漸
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己不
悵悵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世者也
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

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謝言將無寄
猶以爲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
一起亦豈足荅濟通之德哉公眷眄未遺猥
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
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謐惶恐死罪

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首

初難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
屈爲禮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儀
悔禮拜亦篤於事爰暨之師逮於上座與坐
人揖跪但爲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
何爲忽儀於此且師之爲理以資悟爲德君
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

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大懼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耶

星四八

道在則貴將異於雅音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爲貴就如君言聖人

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

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

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于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也今篤以祇

敬將無弥濃其助哉 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答濟通之恩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旨然情在因極則故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耶爲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

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王謐答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初答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 答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爲主但津塗既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

星四九

形禮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介之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答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

化夫陶鑄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
稟措感於理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絕非物像
之所舉運通理妙豈麤迹之能酬是以夫子
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旨
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

靈奇使其畏服 菩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

言辯意以爲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
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爲虛誕罪
福爲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
爲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
不開萬劫之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

悌仁義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
之心見又屢抑仲由之間亦似有深旨但教
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
殆將然乎

難曰君臣之敬逾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
豈得以道在爲貴哉

荅曰重尋高論以爲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
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爲君人之道竊同高旨
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旣不臣
王侯故敬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
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
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
爲之檢耳 菩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
以客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
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懶然所
據也故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
或在於此耶

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

星四

今篤以祇敬將無弥濃其助哉

十

荅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
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
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未淳
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
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荅云

不以人爲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耶爲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答曰以爲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

彌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桓玄重難王謐

二難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本是爲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爲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

無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己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耶宗致爲是何耶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鑒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爲化則其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爲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未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

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旣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爲其然夫敬之爲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 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

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出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以爲難如來告以敬爲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爲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惠

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耶

王謐重荅桓玄

二荅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細至難措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之研析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旨既臻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無以啓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鑑其不逮公云宗致爲是何耶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爲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

星四

十二

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麓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爲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爲佛之爲教與內聖永殊旣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荅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爲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爲出其言善應若影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美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爲仁由己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尠故本起

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也。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爲功之勞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請試言曰以爲佛道弘曠事數弥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存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荅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識其理

星四

十三

難尚非謂禮拜之事便爲無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介之輕微必終斯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揖高論不容間然是以前荅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爲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創迹也請復重申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道虛蓮故相忘之理泰臣道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爲影響始將明矣及親譽旣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

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爲辯如其未允請俟高亮

桓玄三難王謐并書

來難手筆甚佳殊爲斐然可以爲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辯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

研微之功必在告愈析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王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言耶事雖已行無豫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三難 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

其所疑就而爲難殆以流遷今復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下有以頓白馬之轡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爲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爲功在於發悟譬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

爲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鑾之功
寔以未焉旣懷玉自中又正以成器非君道
則無以申遂此生而通其爲道者也是爲在
三之重而師爲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
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
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

星四

復其理愈所疑駁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
此錯而用之其弊弥甚想復領其趣而遺其
事得之濠上耳

王謐三荅桓玄

三荅 重虧嘉誨云佛之爲教以神爲貴神
之明暗各有本分師之爲理在於發悟至於

十四

未諭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
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
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
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之
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郭江州取君荅可
旨付之

星四

十五

遠法師荅桓太尉

君道則可以申遂此生通其爲道者也而爲
師無該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王之大
禮恭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
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旣華
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
也旣重研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矇於是乎

在承已令庾桓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
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
不敢當命也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敬王者

意書一首并遠荅往反二首

沙門不敬王者旣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

理爲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露其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乎聖典斯與

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自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

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

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露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入百其誠遂之弥深非言所喻若

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僞相冒涇謂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

星四

十六

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餚羊餚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

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勦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像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

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已苟惜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愚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憇不覺涕泗橫流矣

桓太尉重荅遠法師書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爲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

星四

十七

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爲絕之夫累著在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喻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讚皇極而不虛霑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爲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陁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凡之所以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惑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故事星四

端宸下音神天子所居也肅宸下於豈反天子之屏風屣所綺反彩裾上疋妙反一也肅嚴敬之兒玉也下巨茹丹茵上如麻反似芝瑞草名窒慾上竹追反似日反

第一卷 正文

十八末 漪殘上音因蠹

星期四